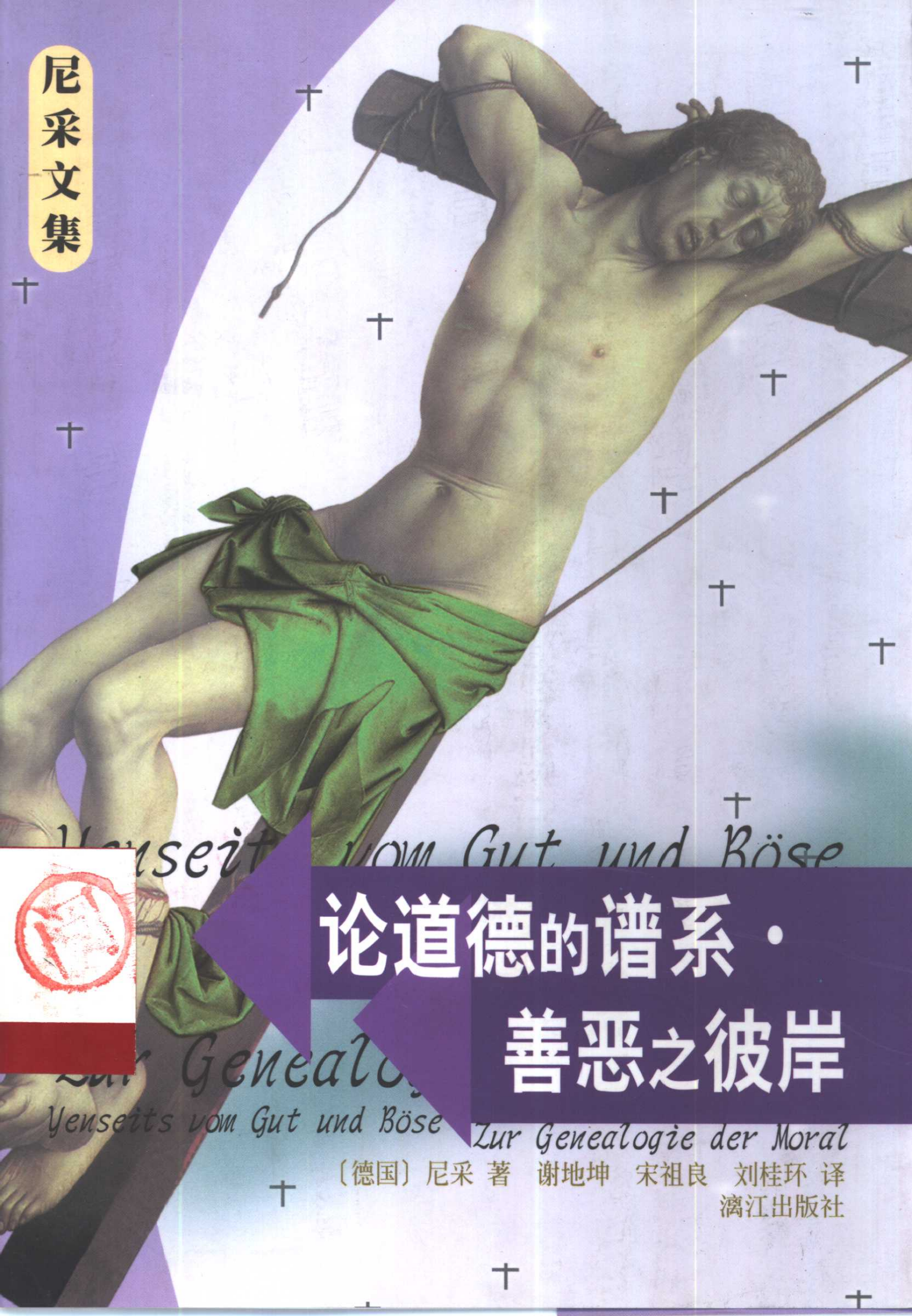


尼采文集



论道德的谱系 ·

善恶之彼岸

Yenseits vom Gut und Böse

Zur Genealogie der Moral

Yenseits vom Gut und Böse Zur Genealogie der Moral

〔德国〕尼采 著 谢地坤 宋祖良 刘桂环 译

漓江出版社

尼采文集
李永平主编

00125805
B516.61
08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

(德国) 尼采 著
谢地坤 译

善恶之彼岸

(德国) 尼采 著
宋祖良 刘桂环 译

漓江出版社



Zur Genealogie der Moral
Y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道德的谱系·善恶之彼岸/(德)尼采著;谢地坤等译. —
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
(尼采文集)
ISBN 7-5407-2508-7

I. ①论…②善… II. ①尼…②谢… III. 尼采, F. W.
(1844~1900) — 哲学—文集 IV. 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4635 号

论道德的谱系·善恶之彼岸

[德]尼 采 著

谢地坤 宋祖良 刘桂环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625 插页 3 字数 291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6 001—13 000 册

ISBN 7-5407-2508-7/I·1514

定价:1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 代序 ○

尼采，一位应该被超越的伟人

莫雅平

面对一座万仞高山，我们常常会有说不出多少话来的感觉。同样，面对德国近代哲学家、诗人尼采(Nietzsche, Fredrich Wilhelm, 1844—1900)，我们也有类似的感觉。这个尼采，他曾宣告：“上帝死了！”使西方世界大为震撼。这个尼采，他大讲“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真正理解他的却只是极少数人——他终其一生都与孤独为伴，像很多不幸的天才一样。曾深受尼采影响或对他极为推崇的，既有弗洛伊德、萨特、加缪、海德格尔、萧伯纳、梁启超、鲁迅等文化巨擘，也有希特勒等反面巨人——希特勒曾亲自拜谒过尼采之墓，并曾把《尼采全集》当作寿礼送给另一位大独裁者墨索里尼。

尼采学说的复杂性，尤其是二战时纳粹分子对其学说某些部分的肆意曲解和利用，一度使尼采几乎成了“恶魔”。然而，尘埃落定，今天我们终于逐步对尼采有了一个更公正的认识。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通过网上投票选举“千年十大思想家”，尼采的

名字便赫然在榜，同时入选的还有马克思、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等。尼采无疑是一位伟人，一位值得我们带着批判精神去学习研究的、精华与糟粕并存的伟人，一位有待也应该被后人超越的伟人。

尼采其人，首先值得我们研习的是他作为一个真正的思想者的永远具有人性光辉的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在精神寄生虫们依附于苏格拉底等古代大师的十九世纪，尼采却对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学说表示异议，这当然是需要超群的勇气的。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基督教一统天下的西方世界，尼采发现基督教约束了人性，腐蚀了人心，因此他进行“价值重估”，不仅对基督教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斥之为“最要命、最蛊惑人心的谎言”，而且还发出惊天动地之语：“上帝死了！”无疑这需要更加非凡的勇气，因为这样做在中世纪意味着上火刑架，即使在相对更开明的十九世纪，也会为千夫所指！

如今的世界，各种理论风行，偶像崇拜已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必需，甚至连邪教都能一呼百应——现代社会的症结，就在于物质的发达已使很多人因智性活动的减少或因思想程式化而逐渐失去了个人的思考力、判断力，失去了个人的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今天，我们真应该听听尼采一百多年前是怎么说的：“神是一种假想，但我希望你们的假想别超过你们创造意志的范围。”单从对人类的精神奴性的批判来看，尼采就无愧于伟人的称号。

尼采的学说，精华与糟粕并存，他的“超人哲学”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权力意志”便是如此。尼采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他崇拜英雄，呼唤强有力的超人出世，认为普通人是粗制滥造的产品，主张由“高等人”统治世界。在个性受到压抑甚至被泯灭的时代，读尼采

是极有意义的，因为他极大地张扬了个体生命的价值。假如社会的大多数人都能自励自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就会得到充分的发展。其实即使是在没有人性压迫的时代，读尼采也同样有意义，因为改良人口素质始终是人类进步所必需的。

尼采的“超人哲学”作为一种英雄主义学说，无疑有其颇为可取的一面。几乎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英雄，因为在知识、智慧和胆略起决定作用的特殊时空下，一个英雄或杰出人物常常胜过千军万马。但是，尼采的英雄主义又是极端的、偏狭的。因为与英雄生活在同一天空下的绝大多数人毕竟是普通人，这是永远无法改变的——没有普通人的衬托，哪里还有“英雄”之说呢？如果英雄与普通人不共戴天，像尼采主张的那样要向庶民开战，天下必定大乱，英雄也难以继续当英雄。英雄人物善待普通人，这种仁慈即使是出于被迫，也是英雄得以长期自保所必需的。在有奴役的地方，谁都不可能拥有真正的自由。不知尼采是否想到过这一点。尼采说：人应该生活在山顶。假如“超人”或“高等人”是人类之山的山峰，而山峰要摒弃它赖以耸入云天的山体，这不是很可笑吗？

“超人哲学”导致了尼采对贵族政治的极力推崇，这就决定了尼采的反民主倾向。这与历史大潮显然是背逆的。尼采主张由“高等人”统治世界，希望建立“一个以最严酷的自我训练为基础的庞大的新贵族社会，在那里有哲学思想的强权人物和有艺术才能的专制君主的意志要给千秋万代打下印记”。这作为一种个人信念和主张，本来也无妨。遗憾的是，它被希特勒等进行了别有用心的利用（纳粹鼓吹日耳曼民族为最有资格统治世界的优等民族，其实尼采并不过分赞美德国和日耳曼民族），结果给世界造成了空前的灾

难。这罪，当然不在尼采，因为尼采只是一个思想者。（只有黑暗专制的社会才把与众不同的思想者作为异端予以排斥和迫害。）

从尼采的“消灭千百万个粗制滥造者以塑造未来的人”的主张看，尼采是缺乏宽容精神的。这或许与他对基督教的“博爱”与“同情”的教义颇为反感有关。他认为真诚、主动的博爱是不可能的，那不过是恐惧的结果、被动的产物：我害怕他人会伤害我，所以我使他确信我是爱他的。假使我坚强一些、大胆一些，我就会公然表示我对他当然的轻蔑。诚然，尼采此说并不是毫无道理，因为毫无条件的爱的确是难以想象的——即使只是为了获得内心的安慰而行善，其中也有利己的一面，更何况基督教许诺了那么大的一个天堂！然而，尼采主张消灭弱者和劣者，未免过于偏激，谁能在所有方面超过别的人呢？假如人与人的关系只能以敌意为基础，有几个人还愿活在这世界上呢？中国古代政治强人、诗人曹操有诗云：“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样一种植根于孔孟“仁爱”理想的理想性情怀，尼采这位苦坐书斋的教授、诗人恐怕是从来没有体会过的——尼采的学说具有浓厚的“优胜劣汰”的达尔文主义色彩。尼采是冷酷的。

尼采对爱与同情持否定态度，这最典型地体现在他对女人的态度上。他向来对女人颇多微词。他说：“男人应当训练来战斗，女人应当训练来供战士娱乐。其余一概是愚蠢。”他在作品中借老姬之口说：“你去女人那里吗？别忘了你的鞭子！”他是把女人当作劣者和弱者来鄙弃的。不知他对抚育他的母亲持何态度。在他眼中，女人不强也不美。他说：“有什么比赖凶猛而发出光辉的老虎更美的呢？”他崇尚的是强力的美。有意思的是，他视爱为恐惧的产物，

以强悍为美，然而罗素却认为尼采对女人的态度折射出了他自身的某种虚弱——尼采终生未娶，有人怀疑他患有厌女症或恐女症。在现实的女人面前，尼采或多或少有弱的一面，尽管他在精神领域完全凌驾在她们之上。古希腊神庙有箴言曰：“认识你自己。”看来这句话对尼采也同样适用。

尼采的著作里颇多惊世骇俗之语，因而恶之者斥之为“狂人”。设身处地想想，我们真的应该谅解他的偏激之处。他自幼身体多病，35岁时已不得不因病退职，44岁时精神失常，此后大部分时间在精神病院度过，并且至死不愈。他是一个不幸的病人，我们有什么理由去计较一个病人的偏激呢？相反，我们倒是完全应该对尼采表示充分的敬意。一个病人居然有那么强的生命力、那么可贵的独立人格和那么无畏的批判精神，居然能写出那么多富于独特见解的著作并对同时代及后世的人们产生振聋发聩的深远影响，这难道不是一个生命的奇迹吗？难道不值得我们肃然起敬吗？

尼采在哲学、美学、诗歌等众多领域都有独特建树。近一百年过去了，时间已证明尼采是一位伟人。同时，尼采本人和他所处时代的历史局限性，又决定了尼采是一位有待也应该被超越的伟人。尼采说：“人是一种应该被超越的东西。”同样，尼采也是应该被超越的，虽然造就一个尼采这种级别的横空出世的人物，光靠个人的努力显然不够，还需要时代的合作。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说：“你们尊敬我，可你们尊敬的人某一天倒下了那又将如何呢？当心啊，别让一根雕像柱把你们压死！”假若有人能在某方面超越尼采，推崇强者的尼采如在地下有知，料想是会感到高兴的。

超越前辈伟人是历史对后人的要求，不然人类还有什么进步

的希望?而超越的前提是认识,是批判性的扬弃,对尼采也是如此。彻底地探索 and 了解尼采的整个体系,无疑是有关学者的重任。但即使是彻底了解了尼采,也仍然是不够的。前不久有朋友极力推崇国内学界一名人,赞其率先向国人引进了国外多种热门理论。我问朋友那位仁兄是否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思想体系,因为那更令我感兴趣。朋友说:“你的要求太高了。”在如今的文化界,号称“学富五车”之士不少,而真正具有自己独特独立见解和思想开创性的人却太少了。要想在某种意义上超越尼采等前辈大师,我们多么需要真正的思想者,多么需要尼采向我们昭示的思想者的独立精神、批判精神和开创精神啊!这三种精神对我们来说,甚至比尼采的学说本身更为重要,因为它们意味着“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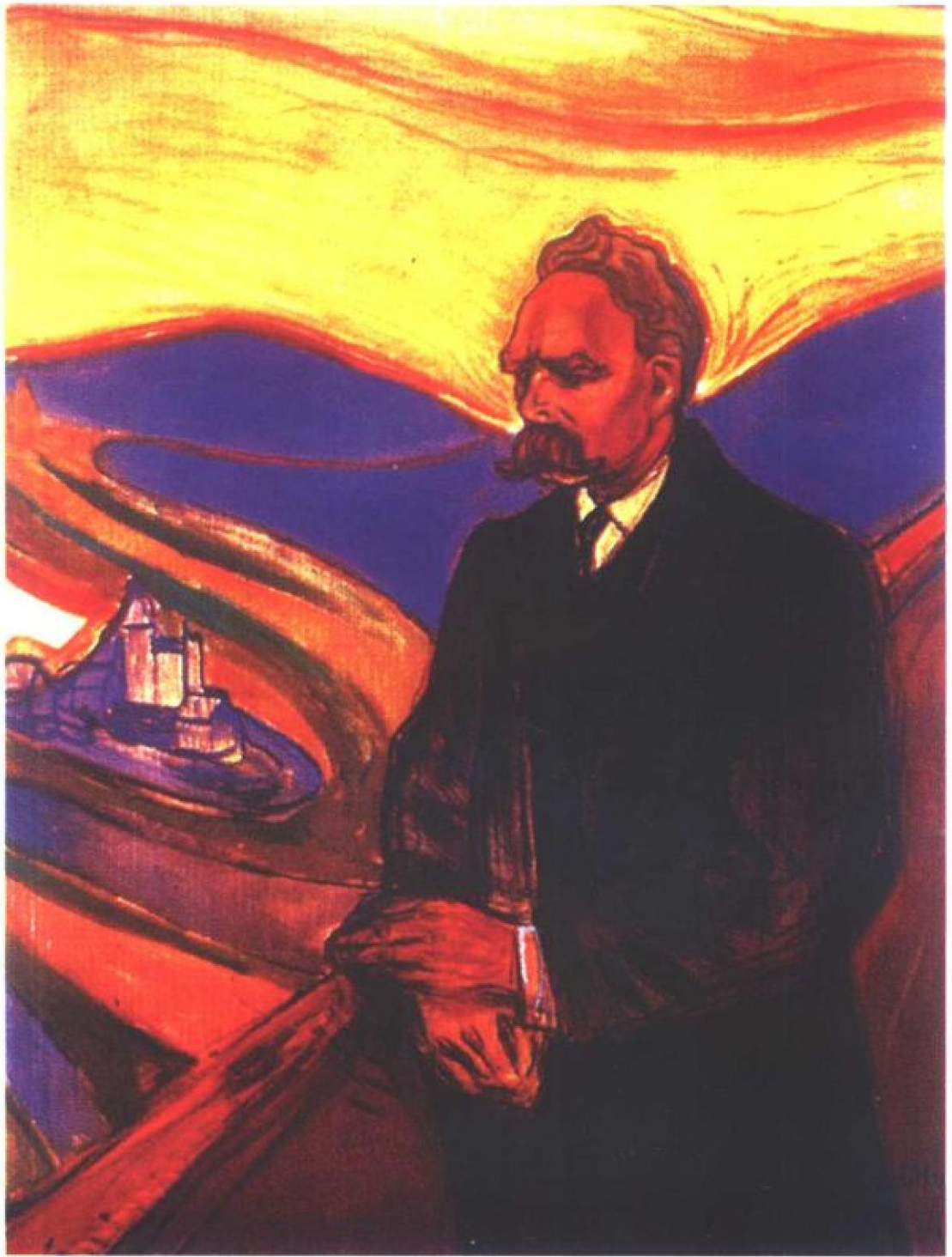
当然,对一般读者而言,读一两本尼采著作,能够对尼采的思想作有益于自己的人生的理解,也就够了。比如说,简单一点,认定尼采的“超人哲学”就是说“人应该自强不息”,然后在人生旅程中实践它,这样也就没有白读尼采了。吸其精华,为我所用,何在乎是否不求甚解!有时候,读书而不求甚解,也是一种乐趣,甚至是一种境界。不是吗?

凌晨三点五分完稿于桂林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论道德的谱系

——一篇论战檄文

[德国] 尼 采 著
谢地坤 译



尼采像 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作



尼采与母亲合影

目 录

论道德的谱系

——一篇论战檄文 谢地坤 译

前言	(1)
第一章 “善与恶”,“好与坏”	(9)
第二章 “罪孽”、“内疚”及其他	(37)
第三章 禁欲主义理念意味着什么?	(73)
译后记	谢地坤(133)

善恶之彼岸

——未来哲学的序言 宋祖良 刘桂环 译

前言	西尔斯·玛丽亚·奥伯恩加丁(137)
第一章 谈哲学家们的偏见	(139)
第二章 自由的精神	(163)
第三章 宗教的本质	(185)
第四章 格言和插曲	(203)
第五章 论道德的本性史	(233)
第六章 我们学者们	(255)
第七章 我们的德行	(273)
第八章 民族和祖国	(299)

第九章 什么是贵族?	(323)
来自高山上.....	(355)
后记.....	刘桂环(359)

前 言

—

我们没有自知之明，我们是认识者，但并不认识我们自身。这里的原因很清楚：我们从未追寻过我们自己，因此，怎么可能发生我们有一天忽然认识自己的事呢？人们有理由说：“你们的珍宝所在之处，也就是你们的心灵之所在。”我们的珍宝就存在于我们知识的蜂巢里。我们就像天生的有翅膀的动物和精神的采蜜者，总是为之而忙忙碌碌，我们的心里真正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把某些东西“送回家”。至于有关生活，有关所谓的“经历”，我们当中有谁足够认真地对待它？或者有谁花去足够的时间对待它？我担心，我们在这些事情上从来没有认真过，我们的心不放在那里，甚至我们的耳朵也从未聆听过。这里更像有一个心不在焉的教徒和陷入沉思的人，中午十二下的响亮钟声突然把他震醒，他自问道：“刚才究竟是什么在敲响？”而我们却**在此之后**摸摸自己的耳朵，非常惊慌和非常尴尬地问道：“我们刚刚究竟经历了什么事？”甚至还会问道：“我们究竟是谁？”然后我们计数刚刚所说的我们经历中的、我们生活中的、我们存在中的令人惊慌的十二下钟声。哎呀！我们却数错了……我们必定是没有自知之明，我们不理解自己，我们肯定把自己都看错了。“每个人都是最不懂自己的人”这一永恒的命题恰恰适用于我们，因此，我们对自身而言并不是“认识者”。

二

我对我们的道德偏见之**起源**的思考——这篇论战檄文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最初简要地表述在以前出版的一本格言集里，这个集子题名为《人性的，过于人性的——写给自由精神的一本书》。它开始是在索伦特撰写的，那时是冬天，冬天允许我像一个旅游者那样停止旅游，俯瞰我的精神业已漫游过的那个广阔而又危险的国度。这件事发生于1876年至1877年的冬季，而这些思考本身还要早些。现在的这本论著基本上重新吸取这些同样的思想；我们希望，长久的间隔时间会使这些思想更成熟、更明确、更坚定、更完善。我迄今仍然坚持的这些思想，在此期间已经是更加相互依赖、相互交织和相互弥合，这就愈加增强了我内心的乐观信念：我的这些思想从一开始就不是个别、随意、偶然地产生的，而是来自于一个统一的根源，来自于一个认识的**基本意志**，这个基本意志在深层发布命令，表述得越来越明确，并要求更明确的内容。仅此一点才是与一名哲学家相称的。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孤立地**存在的权利。我们既不能孤立地犯错误，也不能孤立地发现真理。确切地说，正如一棵树因为这种必然性才结出果实一样，我们因为这种必然性才产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肯定与否定，我们的假设和疑惑。它们都是互相亲近、互相关联的，同时又都是一个意志、一种健康、一块地产、一个太阳的证明。我们的果实合乎你们的胃口吗？然而，它与这些果树有什么关系！它与我们，与我们这些哲学家又有什么关系！……

三

在我身上有一个我自己都不乐于承认的顾虑，它关系到**道德**，

关系到所有迄今被赞扬为道德的东西。这个顾虑在我的生命中出现得如此的早,如此的自发,如此的连续不断,如此的与环境、年龄、楷模、出身相矛盾,以至于我几乎有权把它称为我的“先验”(A priori)。由于这个顾虑,我的好奇和我的置疑不得不停留在这个问题上:究竟什么是我们的善与恶的**起源**。事实上,当我还是13岁男孩的时候,就开始寻找恶的起源的问题。我在那个被称之为“一半是儿童游戏,一半是尊敬上帝”的年纪,为此写了我的第一篇文章游戏,也是我的第一篇哲学学习作。我那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尽管它还稚嫩,就是尊奉上帝,同时也把上帝当作恶之“父”。这就是我的“先验”想要我做的?难道这就是那新生的、不道德的,至少是非道德的“先验”,以及由此表述出来的如此反对康德的如此令人困惑不解的“绝对命令”?而我曾经多次倾听这个“绝对命令”,并且不只是倾听……所幸的是,我逐渐学会了区别神学的偏见和道德的偏见,并且不再在世界的**背后**寻找恶的起源。某些史学的和哲学的训练,包括一般心理学意义上的一种与生俱有的选择意识,很快就把我的问题变为另一个问题:人在什么条件下为自身构造了善与恶的价值判断?这些价值判断本身又有**什么价值**?迄今为止它们是阻碍还是促进了人的发展?它们是否是生活困惑、贫困、退化的标志?或者与之相反,它们自身就显现了生活的充实、力量和意志,或者显现了生活的勇气、信心和未来?对于这些问题,我业已找到和勇于找到某些答案,我区分了各个时代、民族和个人的等级,对我的问题条分缕析,从答案中推引出新的问题、新的研究、新的推测和新的可能性,直到我最终拥有了一个独特的领域,一块独特的境地,一个完整的、被隐瞒的,然而又是生机盎然的世界,它就像不为人知的秘密的花园……啊!我们这些认识者是多么幸福,假如我们懂得长时间沉默的话! ……